

論中原大會戰與第三期抗戰的戰略

劉振漢

一 從最近德國顧問被召回國說起

據說，「德國之召回其在華軍事顧問，將使中國喪失支撐物之一；中國陸軍苟無德國顧問，將減少其效率百分之二十」（東京五月二十四日路透社電）而四月間台兒莊一役中國之大獲勝利，也據說是「由於德國軍事顧問福剛霍遜將軍之策略」（香港四月二十四日電）。大概是因為上述的緣故，所以德國希特勒爲了要「嚴守中立」（？）竟於上月底訓令駐華大使陶德曼召回在華所有的德國顧問。於是許多國人不禁爲抗戰的前途擔起憂來，好像中國一旦喪失了這些顧問之後，中國的抗戰就會「拉倒完結」一樣。

對於這一種懷着依賴外人的劣根性而同時又不知鑑別新聞消息之真確與否的愛國者，我們願意懇切地告訴他們：「假使台兒莊一役的勝利果然是福剛霍遜的策畫之功，則去年滬戰時金山衛之失守，蘇嘉國防線之拱手讓敵，南京之陷落以及華北山東等處日軍之級級推進，又何嘗不應歸功於這些德國顧問？如果說這些都不是「功」，是「過」，（其實，我們倒無意將這些過去推諉在德國顧問身上。）則德

國召回這些「過」多於「功」的顧問，會不會「將使中國喪失其支撐物之一」？「將減少中國陸軍效率百分之二十」呢？

老實說，像這一類不顧前後，過甚其詞的消息，實在不值識者一笑。台兒莊勝利之是否由於福剛霍遜的策畫之功，固然是大成問題；即所有德國顧問在中國之進退，也決不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因此在這些顧問解職以後，我們不但不擔什麼憂，而且更忍不住要慶祝中國軍事當局倒藉此出清了一批從事「騎牆活動」（墨索里尼在羅馬談話中對希特勒語）的法西斯國家的寶貝。

二 當前的課題

幸虧中國的抗戰並沒有跟着德國顧問之被召回國而中止，今後的抗戰既已「減少百分之二十的效率」，還不妨請那些外國訪員看看其發展和結局又將如何。說到今後抗戰的發展，我們當然先該提出正在進展的所謂「中原大會戰」這個課題。

對於這個課題，我們首先須指出的是：「中原大會戰」是日本軍閥佔領徐州後的夢想。日本軍閥因受「速戰速決」的戰略所鞭策，無時

113436

無刻不急欲逞其新式武器之暴力，一舉而擊潰中國的主力部隊，以完成其滅亡中國的初步計畫。他們在攻擊徐州時，早有殲滅中國主力部隊的企圖，但結果是失敗了，因此日本軍閥在吃了「徐州」這個空心的湯糲之後，又企圖在豫省組織所謂「中原大會戰」，以期早日擊潰中國軍隊的主力。

至於中國軍事當局對於「中原大會戰」的態度，日本的宣傳機關同盟社雖曾一度喧傳華軍將死守汴鄭，並謂「蔣介石將軍擬在汴鄭一帶與日軍作大規模陣地戰，在日方正符私願」云云（見六月三日各報），但這不過是「單相思病」患者所發的夢囈，我們鑑於最近數日中國軍隊之逐步放棄蘭封等處，就可明白。據漢口七日路透社電：「鄭州之陷落亦僅為時日問題。」這就是說，中國軍隊對於汴鄭一帶，雖不願無條件放棄，但決不會將其「死守」或「作大規模陣地戰」的，在索得了應得的代價（即消耗日軍兵力）之後，在守過相當「時日」之後，中國軍隊就犯不着在這一帶宜於敵軍機械化部隊發揮暴力的地方支付大量的兵力。

因此對於上述的「中原大會戰」問題，我們的結論是這樣的：中國軍隊絕不會在「中原」從事「大會戰」，「大會戰」雖終有一天會實現，但不在「中原」，尤其是不在目前這個時候！中國軍隊在中原對日軍作相當抵禦之後，必然的會退守大別、伏牛諸山脈一帶，將深入腹地，後防空虛的日軍予以迎頭痛擊。不過我們在最近期內，恐怕又將

看到「中國軍隊因喪失德國顧問之故，已在隴海、平漢線上逐步敗退」的同盟社消息呢。

三 爲什麼要避免「中原大會戰」

「中原大會戰」之應該避免，我們可以舉出不少理由，現在就其重要的列舉於下，以便易於悲觀而不知審辨新聞消息的愛國者作參考：

第一，所謂「中原」是指河南東部一帶土地；在這一帶，鄭州的地位最爲重要（因爲是隴海線和平漢線的支點），但可惜打開地圖來看，整個河南東部都是平原，而鄭州也不是例外。因爲這一帶地方完全是平原區域，在日方正可利用其唯一的作戰利器機械化部隊的暴力壓迫中國軍隊，在我方則除以血肉之軀供敵方新式武器蹂躪外，簡直是無險可守。

第二，中國軍隊在日本軍事、政治、經濟未達崩壞的最後階段之前，從事大會戰是沒有什麼好處的；但到目前爲止，日本在上述三方面都尚未到這個階段。據最近太平洋國際關係研究會的報告，「中國之長期抗戰雖已使日本國內不得不側重於軍事工業之建設，致因此而威脅其他各方面之工業，造成經濟總崩潰之危機，但目前之戰時經濟機構實尚未至山窮水盡之境地，目前日軍在華之軍費，每日雖達四〇四、〇〇〇、〇〇〇日圓之鉅，然日本國家銀行對於新發之國債，尚有

收之餘力，未見捉襟見肘之窘態」——（美聯社舊金山二日電）

從上述的報告看來，日本在經濟方面的泥腳固然已在「雖不崩不遠矣」的情形之中，但究竟還沒有到「崩」的最後階段。我們在這裏看牠這二隻泥腳跟着我們的持久戰在愈陷愈深，當然是件快事，但我們卻不能在牠尚未達「崩」的最後階段時貿然地以全力從事大會戰。因為我們從事大會戰是期在必勝的，如果沒有充分把握，決不輕易出此。

目前日本的政治情形也正和經濟情形相仿，在上月底，日本軍閥因為戰事久久未了，已迫使原有內閣改組，逐走了廣田、賀屋、吉野，換進了宇垣、池田、荒木，組成一個完全為法西斯軍閥所操縱的「拼命內閣」。「拼命內閣」之組成，大概可以說是日本在政治上已達侵略手段的最高峯了罷？假使在組成之後，中日的戰事依然是久久未了，日本在政治上還會變出什麼花樣來呢？老實說，「拼命內閣」不過是一把圖窮而現的匕首，大概在拼命失敗之後，日本的軍閥為準備接受及時而至的巨大政治反動力起見，將以這把匕首切腹以謝被壓迫被玩弄的日本民衆吧。不過，就目前而論，日本的政治泥腳也還沒有崩潰之象，但在「雖不崩不遠矣」的情形中。

113437

至於日本的軍力，以前雖有張君勛在武漢大公報上警告中國軍事當局，說不要輕視日本動員的軍事力量，但不久以後，就有人在同一報紙上將張君的文章加以駁正，上海的導報，在五月六日更發表了一

篇「戰不得的日本」，將日本的兵力作過一次極詳細的估計。根據這個估計，我們知道日本現有的總兵力不過四十一師團，已經證實來中國的有二十七師團，在國內、滿蒙邊境等處尚餘十四師團；實際上，日軍在攻取徐州時侵華的軍事力量已經支付淨盡，已經從侵蘇軍事力量或鎮壓國內及其殖民地軍事力量中開支着了（見四月四日上海導報社論）。照此看來，日本的軍事泥足也顯然已處於「雖不崩不遠矣」的情況中，但目前究竟還未到崩潰的最後階段。

第三，中國對於大會戰的準備（包括軍事、政治、經濟）尚未完成。在軍事上，中國的軍隊還沒有把日軍的主力吸引至理想的大會戰戰場，此外中國的軍事布置、軍需配置、軍隊部署現在也似乎還談不到佈置就緒。（這當然是因為軍事當局認為時機尚未成熟的緣故。）在政治上，現在還沒有一個強有力的，足以支持大會戰的政府出現，據筆者的推測，大概這一點須在國民參政會召集之後始有眉目；在經濟上，第二期的救國公債和金公債也還在募集之中。總之，我們從本國內部種種方面看來，也覺得從事大會戰尚非其時。

記得在日本萬有科學大系的兵器篇中，卷首印有一幅犀鳥圖，題着「過大的武器」幾個字。犀鳥產於南洋，嘴極大，（在嘴上更有巨大的隆起物）大得與全體形態毫不相稱。所謂「過大的武器」就是指此。我想把這種犀鳥譬喻做目前的日本，實在是適合極了。在未來的大會戰中，中國的英勇戰士，一定會把這隻犀鳥的嘴劈下來吧。但我們要

113438

看到這件事，還要等相當時日。

四 如何避免「中原大會戰」

在說明了「中原大會戰」必須避免的理由之後，我們不得不接着談到如何避免中原大會戰的問題。可是在談到這個問題時，我們又不得不牽涉到第三期抗戰的戰略。（見第五節）又，我們在談如何避免中原大會戰之先，對於日軍所企圖的「中原大會戰」的計畫，也必須有一個概括的認識。

自徐州我軍作戰略的撤退後，原在隴海線東端的戰事重心已移至隴海、平漢二線的支點鄭州。據路透社漢口六月六日電，日軍分三路進攻，開封與鄭州，第一路為第十六師團，第二路為第十師團，第三路為第十四師團。此外平漢路彰德（安陽）日軍，已增至一師團，蒙城日軍第九師團進攻正陽關。（至筆者發稿時止，開封與正陽關均已失守。）

據此則我們知道原來日軍之所謂「中原大會戰」的初步戰略，依然是襲用過去對於津浦路和隴海路的故技，企圖截斷平漢路以侵犯隴海路西線。同時，日軍為完成中原大會戰的步署起見，對於平漢一線當然也不謹祇截斷了事，在不久的將來，他們恐會更進一步的會合佔領正陽關之後，而西進的第九師團，以圖奪取縱貫河南全省的平漢線之一段（北段）或全段；這時候，大概就是日軍所夢想的「中原大會戰」的時候。

但我們在上文已經說過，日軍雖然想在豫東平原進行「中原大會戰」，中國的軍事當局卻決不會這樣傻，選擇這樣有利於敵軍的地形去從事大會戰，以「符」敵軍「私願的」。

然則中國的軍隊將如何避免日軍「寤寐求之」的「中原大會戰」呢？

所謂「避免」，當然不是說無條件的撤退豫東平原的所有軍隊。「中國戰略不在作陣地之爭奪戰，乃以延長戰爭為目的，惟日軍苟不付重大代價，決不能佔領一城一鎮」（漢口六日路透社電，華軍發言人談話。）因此，凡是在華軍手中的豫東平原各據點，日軍都將一一付以或大或小的代價，然後纔能奪取。但這樣還是「挨打」的說法，我們知道現在中國的軍隊已不是挨打的軍隊，他們不但不會輕易放棄據點，而且更能設法爭取主動，設法以「進攻」為「退守」，隨時將日軍予以痛擊的。照目前的情勢來說，日軍仍沒有改正過去的老毛病，仍在沿鐵路公路孤軍深入，毫不顧慮後方的空虛；這一種孤軍深入後方空虛的情形，正是日軍的極大弱點，也正是中國軍隊以「進攻」為「退守」的絕好着眼點。有人說：「因為日軍所據有的，是點，並不是面，所以華軍的第一步就可使其不能展開成面，第二步更可節節截斷其線，各個殲滅其點；如果華軍正面能扼守陣地，只要在兩翼和後方作運動戰，不斷擊其尾身（按即後方），則消極的作用既可牽掣橫衝直撞的日軍，以減輕正面陣地戰的被攻之勢，積極的作用更可以將其後方

截斷殲滅」(上海導報六月八日社論)

總之，避免中原大會戰決不是任令敵軍侵入中原，毫不抵抗，而抵抗也決不是被動的挨打，乃是以攻勢防禦戰的姿態對敵軍加以主動的打擊，直至一個據點索得了相當的代價之後，纔暫時放棄化作焦土的據點，退守另一個新據點。這種戰術，究竟有什麼道理呢？回答是：「因為敵人的基本戰略是『速戰速決』，我們的基本戰略是『持久戰』，而這種戰術就是粉碎『速戰速決』完成『持久戰』的必要手段。古詩云：『時光只解催人老』，現在我們正要利用這『時光』催敵人『老』啊！」

五 論第三期的抗戰戰略

自從徐州陷落之後，中國的抗戰事實上又進入一個新階段。在這個新階段中，中國軍事當局的基本戰略當然還是「持久戰」與「消耗戰」(因為基本戰略具有恆定性，除非軍事局勢發生突變，決不會隨便改變)，但作為這種基本戰略之手段的第三期抗戰戰略，當然應該比過去二期的抗戰戰略更為進步。不能一成不變的襲用過去的老戰略。

在二期抗戰的時候，中國軍隊的戰略已經比初期抗戰時進步不少，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歷次戰役和軍事參謀部發表的談話中得到很好的印證。例如在過去台兒莊座談會(見四月間各報台兒莊通訊)

中，一位姓金的參謀長就說過這樣的話：「我們先來檢討過去戰略戰術之錯誤及今後戰略戰術之改進。過去戰略受政治影響。如上海戰場，因為上海是經濟文化的中心，國際現瞻所繫，我們不能不拼大量的兵力來守；南京是首都，因此也不能不拼大量的犧牲來守。第二，敵人擁有優勢的火力，我們是劣勢，在陣地戰的消耗中，我們作了相當大的犧牲；第三，過去我們太被動了，往往我們一師人防禦線過長，敵人常可集中優勢，攻擊我最脆弱的一環。第四，敵人的企圖是速戰速決，而我們的最高原則是長期抗戰，但如果今天退百里，明天退幾十里，不知如何利用我們廣大的土地，則也難達到長期抗戰之目的。第五，是政治與軍事不能配合，軍事反受政治的牽制。現在這些錯誤，均已有了新的改變。如(一)不離戰區，堅持在戰區內戰鬪，(二)在第二期抗戰中，已逐漸爭取到主動的地位，(三)以運動戰為主，陣地、游擊戰為配合，陣地戰只是用來扼守戰略上必要的據點，廣大的發動了游擊戰，積小勝而成大勝，消耗他們的兵力，以便進行乘機突擊的運動戰，(四)軍事與政治，已經協調起來了。我們現在全國失了六百個縣份，但有敵兵駐紮的，祇有二百個縣份，軍隊可以退，但政治力量不能撤退，一定要在淪陷地區內施行政治力量，以配合廣大的游擊戰爭。」在提及台兒莊之役時，又說：「我們此次守台兒莊的手段，已經與第一期抗戰中的手段大不相同：第一，我們守時，先把握了台兒莊附近的各要點；第二，是並不拿所有的兵力死守台兒莊寨子，而派遣有力的隊伍，在左右兩翼牽制住敵人，以兩翼

113440 的攻擊代防禦。

以上是一段極珍貴的報告，因此筆者不嫌其長，照錄下來。在這段報告中，我們很顯然的看出第二期抗戰戰略與第一期抗戰戰略的不同點：假使第二期抗戰戰略沒有上述的進步，我們可以說，決不會有台兒莊一役之勝利；而上述的進步呢，不用說大部份是我們前仆後繼的忠勇將士血肉之軀換來的！

第一期前仆後繼的忠勇將士血肉之軀，換得了第二期抗戰戰略的進步，同樣的，第二期前仆後繼的忠勇將士血肉之軀也足以換取第三期抗戰的新戰略。我們的第三期抗戰新戰略，已由第二期的抗戰將士很詳細的告訴了我們軍事當局。他們說：

「爲了更順利的到達我們基本戰略所指定的目的（最後勝利），爲了儘可能的短縮中華民族受難的時期，我們的第三期抗戰戰略應該是這樣的：

「第一，澈底的組織民衆，武裝民衆。中國的忠勇將士固然是捍衛祖國的干城，但中國的民衆更是捍衛祖國的龐大無邊的力。以前的經驗告訴我們：因爲當初在江浙戰區沒有好好的組織民衆、武裝民衆，以致這一部份民衆不但在軍隊退出後不能發揮廣大的游擊戰的威力，而且反而有這樣痛心的情形：一小部份渡錢塘江北進的正規軍游擊部隊在進入某鎮時，某鎮的「民衆」竟報告了敵人，結果敵人調來大批部隊，把忠勇將士掃數殲滅了。（上例不過是其中一，此外，我們還常

常聽到或看到戰區民衆被日軍強徵入任調往前線等消息。）

不將民衆組織和武裝，在民衆陷入敵手之後，就爲被敵人所利用。在這「一正一負之間，影響抗戰前途之大到如何程度，我們實在不能想像。我們又推測當局之所以對武裝民衆一事表示躊躇不決的態度，也許是擔心民衆武裝之後，會發生不聽政府指揮等情形，但這個我們可以負責告訴當局：「祇要對民衆的政治訓練並不馬虎，祇要政府本身是民主的，賢明的，賞罰嚴明的，實在不必抱這樣的杞憂！」

中略

「江南游擊運動之不能發展，正是中國抗戰前途一個極嚴重的問題。」（引自同篇社論）在這裏，我們更要說：「如果今後各個地方政府不能自覺地澈底組織民衆，武裝民衆，如果最高當局不嚴厲督促各個地方政府把這件事加緊進行，不決意撤換這些「有把持排擠之惡習」的「少數份子」，則在一正一負之間，整個的中國抗戰前途一

定將受絕大的阻力！

「第七充分強調運動戰和游擊戰。打個比方，陣地戰好像是將軍運動戰和游擊戰好像是士卒，我們說某處打了勝仗，總說是某將軍的功勞，但其實某將軍的策畫，指揮之功固不可沒，而許多衝鋒陷陣的無名士卒之功尤不可沒！——將功成萬骨枯！」古人已經能吟出這樣的詩句，我們還能因襲過去「英雄崇拜」的舊觀念麼？同樣的，一般人往往以為台兒莊一役的勝利完全是陣地戰之功，其實這一次的功蹟，還應歸之於「並不拿所有兵力死守台兒莊寨子而派遣有力的隊伍在左右牽制住敵人，以兩翼的攻擊代防禦」的運動戰，然而運動戰的效力與游擊戰比較起來，還是容易看見的，對於華北的游擊戰，一般人更懷疑牠對整個抗戰會有什麼作用。是的，游擊戰對於整個抗戰的作用在短時期內是決難看出的，但我們卻忍不住要喊出：「游擊戰將會與一將功成的基礎——萬骨一樣，在抗戰的最後階段發射出萬丈光芒！」

關於游擊戰，一般人除懷疑牠對整個抗戰的作用外，還有不少誤解。他們以為「游擊」根本算不來戰爭，所謂「打游擊的」也不過是烏合之衆，在正式的戰爭上不能登大雅之堂。這一種錯誤的傳統見解，我們實在有改正的必要。我們要指出歷史的輪子永遠是在轉動的，過去認為是夢想之果的飛機，在今日已經在天空翱翔着了，然則游擊戰術在今日之被一般人所藐視，還不是和過去一般人認飛機為夢想

之果一樣麼？

中略

日戰後他們的見解纔有動搖的可能吧。然而這些「一般人」我們在這裏可以撇開不談，我們的希望是軍事當局不致以「一般人」的見解為見解。

「當然，我們不是說只要游擊戰，不要陣地戰，因為游擊戰原是運動戰之一種，牠在戰術上的地位，正是運動戰在戰術上的地位。換句話說，游擊戰也像一支軍隊中的士卒，牠是需要陣地戰作為將軍的，但我們決不能因將軍而忽視士卒，我們要仔細玩味「一將功成萬骨枯」的詩句，試問沒有萬骨，何來將軍之功？但「一般人」卻以為不要萬骨，將軍也能立功的！」

「第三，要強化原有的政治機構，極度減少和消弭國內各方的磨擦。在目前，如果把政治丟在一邊，軍事上無論如何是難獲勝利的。這一點，不懂的人不妨去想想最近日本的內閣為什麼要改組。中國雖然沒有宇垣，荒木一類的法西斯軍閥，但我們也並不需要這種寶貝，因為我們不想有侵略的軍人法西斯的內閣出現。恰好相反，我們所希望的是，一個較第二期抗戰中更健全的，更力行的，更統一的，更民主的政治機構。我們不但希望中央政府具有這樣的政治機構，我們還希望地方政府也具有這樣的政治機構，沒有一具把持排擠之惡習的少數分子！」

113442

賢明的政府，不但會澈底的去執行組織民衆武裝民衆的工作，而且還能幫助軍事當局去做各種有利於抗戰的軍事當局所無暇顧及的工作。至於國內各黨派之間的磨擦，我們也希望竭力消弭，務令各黨派間祇有在抗日大前題下有所論爭，不願他們互相作本身攻擊，以致減低了抗日的力量。至於混入在各黨各派間暗中阻撓抗日進行的漢奸，我們卻希望在今後能儘量的舉發出來，予以適當的處置。」

六 煞尾

「最後勝利，必屬於我，」我們有與最高領袖同樣堅定的信心。可是在這裏，我們更要指出最後勝利的關鍵。這個關鍵是什麼呢？我們的回答是「時間」。

所謂「持久戰」，所謂「消耗戰」，都與「時間」有極緊密的連繫。我們知道中華民族要獲得「最後勝利」，是要經過一段相當「時間」的，而且我們還明白這段「時間」含有彈性，可延長，也可縮短。這段「時間」同時又是「中華民族的受難時期」，因此我們又可以說：「中華民族的受難時期可延長，也可縮短。」如果日軍的軍力能在短

時期內被我們消耗完畢（其實祇要到青黃不接左支右絀的一天），則我們的受難時期就會馬上縮短，最後勝利的一天也會馬上到來；不然的話，我們的受難時期就將延長，最後勝利的一天也將稽延下去；但無論如何，這一天總會到來的，因為日軍的軍力不論那一天都在或多或少地被我們消耗着。

那末，怎樣纔能使日軍的軍力作加速度的消耗呢？這當然要看我們自己消耗日軍軍力的努力程度如何，不能因取快一時而作狂妄的回答。但這裏我們有一點值得指出，這就是：如果我們能好好的運用正確抗戰戰略，尤其是，如果我們能在已失的戰區中廣泛地掀起游擊戰，日軍的軍力就會急速消耗下來的。聽說，日軍的軍力在軍火方面已經被我消耗到「昭和十二年」製造的了，難怪他們正在加緊擴充軍需工業。然而加緊擴充軍需工業又算得什麼！日本的「血」根本是貧乏的，牠又能擴充到那裏去？這二隻侵略的「雖不崩不遠矣」的泥足，大概正在作最後的一次掙扎吧。

二七年六月在上海